

■ 皇家马德里 |

中超重启 还要兼顾国足



《体坛周报》
副总编辑
体坛网总编辑
马德兴

中超联赛究竟何时重启?迄今为止依然找不到答案,中国足协目前正在积极筹备,除了梳理相关方案之外,还在实地考察相关场地、酒店等各方面硬件条件,为方案的落实提供可操作性。以目前的情况来看,今年中超联赛采用赛会制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。但是,在这个过程中,似乎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情况,就是如何更好地为国家队提供服务。

这里所说的“服务”并不是指腾出时间,让国家队有充足的准备。按照目前的情况以及工作重心,中国男足国家队出战40强赛小组赛最后四场比赛无疑是重中之重,而且拿到小组出线权、进入12强赛是必须完成的任务。所以,在联赛赛程安排方面,我们根本就无需担心国足赛前集训时间不够的问题。这里所说的“服务”,其实更多地是指如何通过联赛,让国脚们能够将状态调整到最佳。

根据目前所了解到的情况,在中超联赛确定以赛会制方式展开的情况下,赛程如何更合理地安排,这才是一个最要命的问题。在赛会制的前提下,组织者肯定要尽可能缩短比赛的时间。以目前的分组情况来看,即采用蛇形分组的方式,将16队分成两个小组,一个小组有八支球队,即便是用单循环的方式,一支球队最少也是七轮比赛。为了缩短时间,很有可能一天安排一轮比赛,在10天甚至一周内打完一个循环,最多也是隔天一场。那么,这种赛程以及赛事的安排不仅不利于球员、特别是国脚的状态调整,反而更容易引发球员的伤病以及疲劳。

这反而很不利球员状态的调整。因为整个赛事以及赛程的安排,与赛前的那种长时间不打比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正常情况下,球员的状态是通过一周五六天的训练,然后再参加一场高强度比赛,如此反复循环之后,通过四五周、五六周的调整,逐渐达到最佳状态,然后继续以这样的节奏来维系状态,完成全年一个赛季的比赛。而如今集中在十天到两周之内完成这么高强度的比赛,然后更长的一段时间无所事事,仅仅只是训练,球员根本就无法出现最佳状态,很容易会在40强赛中出现意外。而且,即便是国家队在参赛之前有足够的时间进行集训,也无法解决这种强刺激问题。所以,为什么在以前里皮执教国足期间,国足每次集训基本都是在赛前七天最多10天左右集中,而且特别强调球员要参加正式的联赛且保证足够的出场时间?原因也在于此。

就现在的安排以及计划来看,今年的联赛像纯粹是为“打联赛而安排联赛”,很难对国家队以及国脚们调整状态起到积极作用。于是,“联赛服务于国家队”也就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与意义。尽管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,情况较为特殊,但无论如何,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。而且,由于国家队的比赛在10月份、11月份才进行,如果赛会制的话,联赛恐怕根本不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全部完成。至于国家队长期集训,恐怕只能让国脚们的状态更难保证,甚至反而会出现其他各种意外。这着实是一个难题,更是考验足协与国足智慧的时候。

■ 越雷池 |

国青违纪 管理有责



沈雷

我不喝酒,有朋友说我“因此少了很多人生乐趣”。对很多人而言,酒是乐趣,是生活的品位,或者说一种姿态。但在某些场合,对于某些职业

业,喝酒是禁忌,这也早就成了生活的常识。但不是所有人都懂。

职业化至今26年,球员因私自外出饮酒而遭球队处罚的案例,简直数不胜数。所谓私自,指的是球队在集训或集中住宿期间,球员未经许可擅自外出。职业化中早期,各地方队基本都长期处于集中住宿状态,每周只有一两天假期,国字号队伍也崇尚长期集训,一集中便是一两个月。当时不分南北,到处都有球员悄悄出外饮酒惹出事端的传说,最终事闹大了而遭球队处置的,十之一二罢了。

1997年,中国足球名宿苏永舜回国执教辽宁队,仅仅五个月后就以身体原因挂冠而去,而苏老留给俱乐部的最后一份述职报告如此写道:“队员们敬业精神、职业素养不足,训练不投入,虽有队规严罚仍不能改去其散漫作风,宁可受队规之罚也不肯违背

朋友们的邀请……”其中“不肯违背朋友们的邀请”指的是什么,已经不用多解释了。但最终大部分违纪事件都以队内处罚了之,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,外部很难知晓。

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类似违纪事件中,涉事者不乏未来的著名球员:就连如今的国足主帅李铁,也曾于1998年10月随辽宁队出征重庆时与队员一同卷入酒吧斗殴事件;如今打破中国职业球员出场纪录的汪嵩,也曾在中国队期间与王贇等人发生了“拜金四少”事件——而这几位球员日后都成为以兢兢业业而闻名的职业球员典范。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。犯错本身并不可怕,重要的在于让这些涉事者从中获取教训,明白自己应该如何与酒这样的“乐趣”共存——不是完全不能喝,而是什么时候能喝以及怎么喝的问题。

长期封闭状态确实容易诱发心理问题,别说年轻气盛的球员,就是普通人也需要时机适当放纵一下。而20岁上下的年轻人本就少不经事,在诱惑面前更容易把持不住。而如何掌握其中的“度”,非常考验管理者的水平。过去前后门都上把锁的粗暴方式,其实也从未真正解决过球员想溜出门的“野”劲。大禹治水早就把道理说得清清楚楚:与其堵,不如疏。一味强化封闭长期集训,这肯定只会让更多球员心态崩溃,也是职业化二十多年管理手段毫无长进的表现。在合理管理的前提下,若还有人犯规踩线,按律惩罚理所应当,但惩罚的前提仍然是希望涉事者们汲取教训,绝非一棍子打死。

对于国青违纪,此事应该暂且到此为止。无需为球员定性,他们的未来仍取决于自己。

■ 自说自画 |

国青赶早市



阿仁

●中超联赛还扭扭捏捏地不曾开赛,但是这一届的国青队却已经风风火火地赶了早市,成为了足球圈子里的头条新闻。“赶早市”,阿拉上海闲话。原来的意思是指做点小生意的勤快人,人家还在准备之中,而这样的勤劳角色是起个早、赶个早,抢在别人家前头在菜市场、集市上占个显眼位置摆出摊位来做生意了。引申出来的意思是抢在了别人前头闯祸、犯错甚至犯法犯罪。本来是准备惩治人家的,结果有人“赶早市”了,成了首先被惩罚的角色。“赶早市”一语流行于半个世纪之前的上海滩。那个辰光,各种“斗争”一时成风,“赶早市”便成了充满嘲讽意义的常用语了。在规范的上海闲话大词典里是寻不出“赶早市”这句方言的。时过境迁,这句闲话几乎湮没于岁月之中了。当下的国青队中的



六个“宝贝”违纪外出、逃夜饮酒、蹦迪作乐,被抓个现行,可以套用上一记“赶早市”哉。作孽,作孽。

●国青队员违纪外出聚餐寻欢前年也发生过。当事人被中国足协处以禁赛一年的处罚。这一次足协对此的处罚也不算轻,这六个闯祸胚被禁赛半年,取消征调进入各级国字号球队的资格。他们所在的俱乐部也进行了追罚,有下放、有停薪、有罚款。简言之,要么不闯祸,闯起祸来就是闯大祸。那么国青队的球踢得又如何呢?去年的“熊猫杯”上,国青三连败,净吞七蛋,没有一球入账。去年秋天的亚青赛预选赛上,国青队三战后排名小组第二。名次排名低于老挝与越南,致使25年来国青首次无缘亚青赛正赛。这一次国青在上海集结,为备战2024年巴黎奥运会,五场热身赛连续四场未胜。可以讲,要么不上场踢球,要踢起来就

是踢臭球。闯大祸,踢臭球,这两大特点是能够落实到这支国青队上的。不必客气了。

●还有第三个特点。这一届U19年龄段内的适龄球员很少,在国内三级联赛的一线队和预备队中报得上名的,加上以业余球员身份注册参加海外联赛的,一共才区区142人。不是百里挑一,只是十里挑一就能跻身国青队了。物以稀为贵,这批球员由于身价不菲,所以在各家俱乐部的后备队服役中收入也不低了。国内职业球员的收入向来为不透明的。依照方方面面透露出来的消息称,这样的后备球员年薪少则上百万,多则有数百万元。由此算来,俱乐部追罚的20万、30万铜钿对违规者来讲也不算为天价了。挣大钱,为国青的又一隐性特点。还能讲点什么呢?国青赶早市,赶得起的。有本钱的。

■ 老骥伏枥 |

球员市场 何去何从



倪宇阳

这场疫情到底对世界的足球会有什么影响?其实从新近发生的一件新闻中,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一些。

利物浦本来有一个转会的目标维尔纳,但是目前看来他基本上将会被切尔西支付解约金截和。

利物浦主教练克洛普接受采访时说,俱乐部正在亏钱,如果一边要求球员减薪一边花五六千万英镑买人,他没法跟球员解释。克洛普说清楚了一个逻辑关系,就是你跟球员说我们要减工资的前提是我为了省钱,但与此同时,你还让俱乐部怎么在转会市场上砸大钱呢?

克洛普接受德国天空体育采访时说:“所有的俱乐部都在赔钱,如果一边与球员讨论减薪,一边花5000万-6000万英镑购买一名球员,我该如何向球员们解释呢?”

“如果你想认真严肃地经营一家俱乐部,你就要依靠收入。我们不知道这赛季俱乐部能拿到多少收入,尤其是在不清楚球迷何时才能进场观赛的情况下。”

“目前没有观众,季票还要退款,下赛季也可能没法卖票,至少前10-15场比赛是这样的。VIP区不会有人,也不会售票。”

所以正常的情况下,今年乃至明年的世界转会市场一定是会降温的,欧洲是如此,那么中超呢?

■ 多多益善 |

慎用禁赛大棒



严益唯

陶强龙们遭禁赛,让很多恨铁不成钢的球迷终于出了一口气,甚至有的人还嫌罚得太轻。但是,足协毕竟不是球迷,手握球员的生杀大权,更要谨慎。动辄以禁赛的大棒惩罚违纪队员,或许能解一时之气,却可能对这种简单的行政管理手段过度依赖。长此以往,这对于本需要极大爱心、耐心和智慧的青训是弊大于利。

陶强龙等人都已经成年,更是

国青队球员,做错事必然要承受相应的后果。但,处罚的方式比处罚本身更重要。过度的处罚,可能会适得其反,甚至毁掉一个年轻人。毕竟,惩罚并非目的。

陶强龙等六名球员并无前科,而且是在集训的调整日内初犯,违纪并非在比赛期间,却直接被禁赛六个月,让人惋惜。我们也注意到,禁赛这样的行政处罚越来越多,足协还是应当慎重。

放眼世界,足坛浪子被禁赛也并非没有。原切尔西罗马尼亚前锋穆图因为服用可卡因,曾经被英足总纪律委员会停赛七个月。但是,这样的极端案例毕竟是很罕见的。

如果按照中国足协对待陶强龙们的处罚方式,当年跟着李夏普混派对的吉格斯恐怕已经在禁赛中泯然众人矣。李夏普更是应该早就被终身禁赛了。弗格森宁可亲自去拆散球员们醉生梦死的派对,训斥他们,也没有动用禁赛之类的大棒,足见他对问题青年队员们的爱心、耐心和智慧。

的确也有一些有天赋的球员因为

缺乏自律而成了少年伤仲永。但是,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缺乏自律的职业球员因为禁赛之类的“严打”而洗心革面的例子。倒是经常会听到,因为旁人及时的引导而浪子回头的励志故事。比如,酗酒成性的瓦尔迪如何被球会的副主席、教练劝导成功戒酒的故事早就在媒体和球迷中传为佳话。

其实,即便是中国足协,过去对缺乏自律的青年球员的处罚也最多是开除出队,而不是动辄禁赛。有些人可能会说,现在青年队的成绩越来越差,收入却越来越高,罚得还太轻。这其实经不起推敲。如果说高薪低能是罪,那也是整个中国足球系统的原罪,绝不应该让几个倒霉的球员来承担这样的后果,他们也承担不起。

每一届青年队都会有防不胜防的违纪球员,以后对于陶强龙们,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应该消火气,谨慎使用简单的行政手段。如果“严打”可以提高球员的素质,那治理就太简单了。中国足球的青训更需要弗格森式的爱心、耐心和智慧。